

這部論是以五義，也就是五個道理，來顯示整個大乘法。換句話說，這部論主要是在於莊嚴大乘經、解釋大乘經。那要如何去解釋呢？就是從五個項目、五個道理來解釋。

不過，在正式說明什麼是五義之前，本論的偈頌它並沒有直接指出所謂的五義是什麼，而是用譬喻的形式來說明。

因此，在前面的偈頌的地方，就講到：譬如金成器，譬如華正敷，譬如食美膳，譬如解文字，譬如開寶篋。用這五個譬喻，來對應說明五種道理。然後，在這五個情況之下，皆能各得歡喜；同樣地，以這五種義、五種法來莊嚴大乘經，所得到的歡喜也是一樣。

至於這五個譬喻，本論的翻譯是如此呈現的。不過，在《瑜伽師地論》六十四卷的地方，也有一段內容，就有提到這五個譬喻。這段內容已經寫在黑板上，我們一起來看一下：

復次，此中如實開示如來所說經義，名莊嚴經。

譬如紅蓮，其花未開，雖生歡喜，不如敷榮。

又如真金，未為嚴具，雖生歡喜，不如成辦。

又如美膳，未及得食，雖生歡喜，不如已食。

又如慶書，未暇開覽，雖生歡喜，不如披閱。

又如珍寶，未得現前，雖生歡喜，不如已得現前受用。

如是如來所說經義，若未顯發，雖生歡喜，不如開示。

故說造論名莊嚴經。

這一段是出自《瑜伽師地論》第六十四卷。

「復次，此中如實開示如來所說經義，名莊嚴經。」當然，在這句話之前還有一段內容，這段內容，我們就忽略不談。「復次」就是「又其次」的意思。也就是說，又其次，在此當中，如果能夠將如來所說經的法義，如實地加以闡明與解說的話，這件事情就叫「莊嚴經」。

佛所說的經義稱為「經」；我們如果能夠將佛所說的經義，如真實地來顯發、來解說、來開示的話，這整個過程就叫「莊嚴」。等於是說，把經的道理顯示出來，就叫莊嚴經。

好，那麼從這句話來看，它所謂「莊嚴經」的意思恰好就跟我們這一部《莊嚴大乘經論》的意思相互呼應。這一部論本身就是如實開示佛所說的經義，因此才叫《莊嚴大乘經》。

接著，在《瑜伽師地論》當中，也有提出五個譬喻；而這五個譬喻，正與前面本論所說的是相同的。

「譬如紅蓮，其花未開，雖生歡喜，不如敷榮。」這個譬喻就相當於我們這一部論的第二個譬喻：「譬如華正敷」。這句的意思是說：好像一朵紅蓮花，在尚未開放的狀態，雖然看見了

會生歡喜心；但這種歡喜，是卻「不如敷榮」——不如這一朵花它開花了、長得非常的茂盛，這樣的樣子來得歡喜。也就是說，同樣是花，一個尚未開、一個已經盛開；那麼，看見盛開之花所生起的歡喜心，必然勝過看見未開之花的歡喜。這是第一個譬喻。

其次：「又如真金，未為嚴具，雖生歡喜，不如成辦。」這個就相當是本論的第一個譬喻：「譬如金成器」。

在《瑜伽論》當中是這樣說的：又好像是真金、純金，可是尚未被製作成莊嚴具；也就是說，只是一塊金塊而已。雖然這是純金的金塊，卻還沒有經過打造做成像手環、項鍊種種的首飾。在這種情況下，雖然我們看見這塊真金，會生起歡喜；然而，這種歡喜，卻不如「成辦」。所謂「成辦」，就是已經將真金打造為莊嚴具。換句話說，一塊單純的金塊，跟一件用黃金所做的精美的首飾，那麼兩者相比，看見首飾當然會更加地歡喜。這是第二個譬喻。

其次：「又如美膳，未及得食，雖生歡喜，不如已食。」第三個譬喻，相當於本論中的第三個譬喻——「譬如食美膳」。

譬如我們去赴宴，有一桌美味佳餚擺在眼前，在尚未開動、還沒有進食之前，光是看到這些美食，心中是很歡喜的，可是卻「不如已食」——不如我們正在吃這個飯食來得歡喜。看見了歡喜，可是真正吃下去的時候呢，那個歡喜才會更加地大。這是第三個譬喻。

第四個：「又如慶書，未暇開覽，雖生歡喜，不如披閱。」相當於本論中的第四個——「譬如解文字」。

從本論的翻譯來看，就不太容易理解「解文字」是什麼意思。若依字面上來看，好像是指原本有一段文字看不懂，後來忽然看懂了。不過，若依《瑜伽師地論》，意思其實更為具體、生動。所以我們可以用《瑜伽論》講的，來解釋《莊嚴經論》這個第四個「解文字」的意思。

譬如有一封書信傳遞過來了，那麼這封書信它是要傳達一個好消息、喜事——「慶書」。當我們收到那時候，雖然還沒來得及把這個信拆開，將信的內容把它讀過，但已經知道這是一封報喜的書信，它是報好消息的，因此心中自然會生起歡喜，卻不如我們把這封書信打開、去閱讀。換句話說，有人送一封信來，還沒有開的時候，你已經知道裡面是好消息、是歡喜的事，所以收到信就歡喜；可是當你打開，看見裡面敘述的內容是什麼什麼喜事的時候，那個歡喜當然會更加地大。這是第四個譬喻。

然後第五個譬喻：「又如珍寶，未得現前，雖生歡喜，不如已得現前受用。」相當於本論中的第五個——「譬如開寶篋」。

所謂「未得現前」有兩種理解方式。

第一種解，是指這個珍寶其實已經屬於我們了，只是還沒有打開、還沒有看到其中的內

容。因此這句的意思是說：雖然知道自己擁有珍寶，會生起歡喜，但這種歡喜，仍然不如親自打開寶篋、看見裡面具體是什麼珍寶，甚至進一步加以受用時來得強烈。

第二種解，是指這個珍寶尚未真正得到、也尚未現前出現。因此這句的意思是說：雖然知道有這樣的珍寶存在，因此心中會生起歡喜，但仍然不如真正得到它，讓它現前，並且實際去受用時的歡喜來得深切。

總而言之，不論是「尚未見到」或「尚未真正得到」，其歡喜都不如「已得現前、並且受用」的歡喜來得圓滿。因此，將裝有寶物的寶篋打開，親見其物，乃至加以受用，這種歡喜是最為增勝的。這是第五個譬喻。

那麼《瑜伽師地論》所講的這五個譬喻，恰好可以對應本論的五個譬喻，彼此之間可以互相地解釋。

接下來，重點在於這一句話：「如是如來所說經義，若未顯發，雖生歡喜，不如開示。

故說造論名莊嚴經。」即是說，如來所說的經義還沒有顯發之前，雖然我們已經得到這個經，也知道有這種佛所說的法門與道理，會生起歡喜，可是卻「不如開示」——不如經過解釋之後來得歡喜。

換句話說，假設世間有一部經在流通，我們有機會能夠讀到這部經、也獲得這部經，但是讀誦後卻不明白裡面的義理。當然讀的時候會心生歡喜，得到的時候會心生歡喜，卻不如經過開示、經過解說後感到的歡喜。為什麼？因為佛所說的經義，如果能夠經過如實的解說，就能被真正顯揚出來；當經義被顯發之後，我們就能夠更明白經當中的真實義是什麼。

舉例來說，好比我們得到《法華經》，然後每天讀誦，能夠生起歡喜心；但如果有一天，遇到善知識為我們作如實的開示，或者讀到如實的註解，我們才真正明白原來《法華經》它在講什麼，當然那個歡喜是遠勝過之前的歡喜心。換句話說，之前在讀誦的時候，我們只是順著文字，明瞭字面上的意思大概在講述什麼，可是其背後的密義、佛的意趣卻不明白。那現在經過解釋之後，總算明白了，這樣子你對《法華經》的經義，就能夠更加地深入，當然那個歡喜是遠勝過只是依文字理解、單純讀誦時的歡喜。

「**故說造論名莊嚴經**」，因此才說菩薩造論解說佛所講的經義，就稱為「莊嚴經」。換句話說，論的作用，就是將經義顯發出來，使其更加明朗、完整。從這個角度來看，菩薩在造論時，其實就是在「莊嚴經」。

以我們現在所流傳的這些大乘的諸論，大致可以分為三種類型。

第一種，是逐段解釋經文的。針對經典的內容，一段一段地個別解釋，說這一段經是講什麼意思，然後接著下一段經在講什麼意思。例如《大智度論》就是對《摩訶般若經》作詳細的

逐段解釋。所以，造論來解釋經，就叫莊嚴經。

第二種，是不逐字逐句解釋，而是大概講述一個綱要。例如《法華經論》，世親菩薩解釋《法華經》的時候，在前面的〈序品〉有一些部分是有針對裡面的經文個別解釋，可是到後面，就只是講一個綱要而已。這也是一種解釋經的方式，同樣可以稱為莊嚴經。

第三種，有的菩薩造論，則不是專門針對某一部經來解釋，而是講述整個大乘佛法的義理。比如說講唯識的，就有《唯識三十論》、《唯識二十論》；或者講述整個佛法的道次第的《瑜伽師地論》；或者說像我們這一部論，講述整個大乘菩薩所修的菩薩行以及境、行、果的道理。這一類的論，它並不是針對某部經的經義做解釋，而是統一性地來解釋整個大乘經其中的綱要或者某一些法門。那這樣的造論，也都可以叫做「莊嚴經」。

不過從這一段《瑜伽師地論》的內容看起來，它是跟我們的《莊嚴經論》是呼應的，說明我們這一部經為何稱做「莊嚴經」。

釋文對讀：五譬喻對應五義莊嚴

釋曰：此中五譬，即譬彼五義莊嚴。如其次第，能令發大心者信向故、受教故、思惟故、修習故、證得故。

問：其義云何？

答：金成譬，為令信向，轉彼心故。華敷譬，為令受教，開示彼故。食膳譬，為令思惟，得法味故。解文譬，為令修習，更不思故。開篋譬，為令證得真實菩提分寶，自覺證故。由此五義分別大乘，能令彼人得生愛樂。

問：若彼法自性功德具足，何義更須莊嚴？」

為答此問。

「**釋曰**」，也就是說，在偈頌之後，就是世親菩薩的解釋。

「**此中五譬，即譬彼五義莊嚴。**」意思是說，這裡所舉的五個譬喻——從黃金的譬喻，乃至打開寶篋的譬喻——都是用來比喻「五義莊嚴」。也就是說，這五個譬喻所對應的，正是五種義理。用「五義」來總攝、說明整個大乘法的綱要。那麼這五義就相當是對於大乘法的「莊嚴」。因此，透過這五義能夠去解釋一切大乘法；而解釋大乘法就叫「莊嚴經」，也就是莊嚴大乘法。所以，從這個角度來說，「五義」也就是「莊嚴」。這裡所說的「莊嚴」，正是就五義本身的功能而言——因為能夠透過這五義去解釋大乘經、莊嚴這個經。

「**如其次第，能令發大心者信向故、受教故、思惟故、修習故、證得故。**」這一段，算是世親菩薩進一步告訴我們什麼叫「五義」。

所謂的五義，在前面的偈頌當中，其實並沒有直接提到什麼叫五義，而只是以五個譬喻

來說明而已。至於五義是什麼？世親菩薩就解釋，所謂的五義，如它先後的順序，能夠使一位發大心的有情——也就是發菩提心的菩薩——逐步依五個面向而成就。第一、「信向」，第二、「受教」，第三、「思惟」，第四、「修習」，第五「證得」，這個就是五義。

「問：其義云何？」這五義這邊先列出名稱，接著，所以說世親菩薩他接著就先提出這個問題：「這五義是什麼概念？是什麼道理呢？」

「答」，那麼世親菩薩他自己就回答了。

首先，「金成譬，為令信向，轉彼心故。」這裡所說的「金成譬」，就是指偈頌當中彌勒菩薩所說的第一個譬喻——「譬如金成器」。「金成譬」者，用黃金打造成莊嚴具這樣的譬喻。而這個「金成譬」，也就是為了使令修學者對於大乘法生起正確的信解，進而轉變原有的心態與見解。

首先，五義的第一個就是「信向」。

為什麼叫「信向」？「轉彼心故」——轉變有情的心。

「信向」是什麼概念呢？假設一個眾生，他原本對佛法不相信、不接受，他自然就不會走向佛法，也不會歸依三寶，更不會發心修行。

現在，為了使令有情對於大乘法能夠「信向」——能夠信受、趣向大乘——所以說首先要做的，就是轉變他的心，轉變這個有情。因為一個人如果對大乘佛法沒有信受，就不可能有趣向。先要有信受才能趣向，對不對？那假設不信受，怎麼能夠趣向呢？

所以，為了讓眾生能夠信向於大乘佛法，就要改轉他的心。所以說「信向」的目的，就是為了轉變有情原本對大乘不信受的心，轉為信受大乘。

好，那麼這個地方所說的五義——信向、受教、思惟、修習、證得，是我們現在所讀的《大乘莊嚴經論》漢文翻譯本所使用的譯法。那上一次有說過，這部論在藏傳佛教也有；此外，在一百多年前，在尼泊爾也發現梵文版本。

那麼根據梵本原文的意思，它的本義叫「所安立」。「所安立」的意思就是說：要建立「大乘是佛說」這件事。

因此，我們現在的所讀的《莊嚴大乘經論》中〈緣起品〉之後的第二品——〈成宗品〉，就是要成立「大乘是佛說」相關的道理。也就是說，要確立「大乘是佛說」這件事的這個道理。本來大乘佛法確實是佛所說的，可是因為有眾生不相信，甚至誹謗說「大乘非佛說」。特別是有部分的小乘佛弟子甚至否定大乘，認為大乘非佛說。因此，為了要確立大乘是佛說，所以本論彌勒菩薩就講述一些理由，由這些道理來告訴我們大乘是佛說。所以這一義的功能，就稱為「所安立」。「安立」就是建立、成立的意思。因此，「所安立」也就是建立大乘是佛說

的意思。我們這個地方翻譯為「信向」，那麼梵本的本義叫「所安立」，這是第一個。

其次，再看第二個譬喻：

「華敷譬，為令受教，開示彼故。」所謂「花敷譬」，就是指花朵開敷的譬喻。得到一朵花，雖然也會生起歡喜心，但不如親眼見到花開時來得歡喜。那麼這個譬喻就相當是五義中的第二個——「受教」。

也就是說，為了使令已經相信大乘、趣入大乘，要來發心修行的有情，使令他「受教」，那就必須要「開示彼故」。這個「彼」字，就是指大乘的道理。前面是先建立大乘是佛說，接著，則是進一步為他開示大乘法。所以說，在梵本的版本中，這一義的本義是「分別所知」。所謂「分別」就是解釋、開示的意思。開示、解釋、分別這些概念都是通用的。

有時候「分別」是指我們的心的作用，譬如，我在想一件事情，就叫做「思惟分別」；有時候這個分別是當解釋、開示的意思來解。

分別「所知」，開示「所知」，何解「所知」？就是說我們進入大乘之後，我們就要修學大乘佛法；大乘佛法是菩薩修學的依據與準則，這個叫「所知」。

「開示彼故」，要進一步為這個已經入大乘的人、能夠受教的菩薩，開示、分別這些大乘法義。

其次，第三部分：

「食膳譬，為令思惟，得法味故。」

第三個譬喻是食美膳——一桌的山珍海味、美味佳餚，真實地吃下去，這個歡喜是更廣大的。那麼「食膳」的譬喻，就對應於五義當中的「思維」這一義。

也就是說，當眾生「受教」之後，接著要進一步令其「思維」。所以「受教」可以理解為相當於「聞」的階段；而「思維」就是「思」的階段；後面第四義的「修習」就是「修」的階段；合起來即是「聞、思、修」。

所以說當眾生已經受教之後，接著要讓他思維；思維之後就能夠「得法味」。假設我們只是讀大乘經，而不加以思維，那我們永遠不能夠就真正進入大乘法，只能夠停留在文字表面的理解而已。唯有透過真實思維之後，才能夠深入法義，獲得法義的美好的滋味，這個叫「得法味」。

因此，在梵本的本義中，這一義稱為「所思維」。也就是說，在前一階段已經對「所知」的大乘法解釋之後，接著讓他依據所知的大乘法進入思維，那這個時候就叫「所思維」。

其次，第四個：

「解文譬，為令修習，更不思故。」

第四個，就是「解文」的譬喻，對應到五義中的「修習」。得到一封書信，打開之後看見了、了解裡面的內容了，這個歡喜是更加地廣大。也就是說，這一義的作用，是為了使令這個菩薩、佛弟子進入「修習」，然後「更不思故」。

此處這個「更不思」不容易理解。若依據梵本，它的本義就叫「不可思議」。它是延續前面的「所思維」來講，當我們思維達到圓滿的時候就不思維，就進入修習、修止觀的階段，所以就叫「不可思議」。

所以，這個不可思議的意思在於：已經超越思維了。當然，如果以修止觀來講，在定當中修止、修觀，修觀其實還是思維，還是離不開分別心的思維；只不過，他已經能夠超越前面「思」的階段，才稱為「不可思議」。

他這邊說，為了使令菩薩從「思維」進入更不再思維「修習」的階段——因為已經入於禪定修止觀。所以這個階段，就叫「修習」。

其次，第五個：「開篋譬，為令證得真實菩提分寶，自覺證故。」。

所謂「開篋譬」，對應五義中的「證得」。也就是說，為了使令菩薩能夠「證得」真實的菩提分寶，如同當你打開一個裝有珍寶的箱子，不只能夠看見裡面的這些金銀財寶，而且能夠把裡面的寶拿來用。

這個譬喻就在於說，菩薩經過聞、思、修之後，能夠證得真實的菩提分寶。亦即證得諸佛無上菩提，乃至諸佛法中的一切功德法寶。因為能夠由自己的修行，從而引發真實無漏智慧來覺悟、來證得。

那麼在梵本的本義就叫「圓成證得」——圓滿成就證得。代表從一開始相信大乘，入大乘之後，接著聞、思、修，最終包括證得初地乃至十地，最終成就佛果，圓滿獲得無漏的法財與功德。這稱為「圓成證得」。

所以，這「五義」就貫穿這部論後面所有的內容。等於是說，整部論的內容，都可把歸納在這五義當中。換句話說，本論就是以這五義來統攝與展開大乘法義的義理。

最後再總結：

「由此五義分別大乘，能令彼人得生愛樂。」

意思是說，透過這五個道理來解釋大乘，就能使令發心的有情，「得生愛樂」——對於大乘佛法，發起歡喜愛好。就如同前面五個譬喻所說，各各不同階段，都會有不同的歡喜。

也就是說，由這五義、五種法來莊嚴整個大乘，明確地告訴我們：身為一個菩薩，從最初的發心修行，乃至最終成佛證得真實菩提分寶，每一個階段都會有各自不同的歡喜生起。

最初的階段，是原本不信受大乘，現在轉為相信了，並且發心要修大乘了，這時就會生起

第一種歡喜。接著，原本不明白大乘佛法，經過開示解說之後，得以受教，這時又會生起第二種歡喜。再進一步，透過思維，逐漸深入法義，體會法味，這又是一種更深的歡喜。然後，進入修習階段，實際修止觀，親身體證法義，又生起更為深細的歡喜。最後，本來沒有成就諸佛菩薩的真實功德，透過三大阿僧祇劫的修行，最終能夠覺證無上菩提，那時所生起的歡喜也就更加的廣大。

因此，透過五義分別解說大乘，其實就是在告訴我們整個大乘菩薩行的修行次第。而在每一個不同階段，這個發心的有情都會得到各自階段不同的歡喜。以上就是「五譬喻對應五義」的解釋。

好，那接下來要進入下一個偈頌。所以說，世親菩薩在這個地方就先提出一個問題：

「若彼法自性功德具足，何義更須莊嚴？」

這個問題的意思是說：無上菩提一切功德圓滿，大乘法既然是無上菩提之因，那麼做為其因的大乘法，從體性上來說，也應當是具足一切功德的。既然它具足一切功德，本身就是莊嚴的，那什麼原因還需要更加莊嚴呢？

我們可以這麼來理解。譬如，成佛的時候一切功德具足，難道我們有聽說過佛已經萬德莊嚴了，還需要再去莊嚴？比如說，我們人需要打扮才會莊嚴，那麼佛萬德具足，已經是具足三十二相、八十種好，還需要去打扮嗎？當然不需要。同樣地，大乘法它的本體、本性就已經具足一切功德，因為諸佛的所有一切功德，無不包含在大乘佛法當中了，那為什麼還需要去莊嚴它呢？換句話說，大乘佛法自身就是莊嚴了，它已經是圓滿的莊嚴，那為什麼還需要再經過解釋來去莊嚴它呢？佛法就已經是莊嚴了，怎麼還需要再經過解釋去莊嚴它呢？為什麼還要做這件事呢？

「為答此問。」為了要回答這個問題，因此彌勒菩薩就說出以下的偈頌。

A4、莊嚴妙法

偈曰：

譬如莊美質，臨鏡生勝喜，

妙法莊嚴已，得喜更第一。

「譬如莊美質，」也就是說，好像莊嚴一個「美質」。「美質」，就是指美麗的資質、美好的資質，也就是天生麗質的意思。換句話說，代表說一個人他本來就長得非常地美麗，不需要刻意打扮就長得非常地莊嚴、美麗、好看，稱為「美質」。而這個「莊」字，就是打扮、裝飾、莊嚴的意思。

「臨鏡生勝喜，」一個本來就是天生麗質的人，再加以打扮，那麼當照鏡子的時候，一看

到自己的樣子，就會生起更「舒適」的歡喜。因為他本來就長得很好看了，不經打扮就長得非常地美麗；若再經過打扮之後，再照著鏡子一望，當然就更加歡喜。譬如，有的人，不管說男的長得帥或者女的長得漂亮，假設他可能自認為長得好看，每天照著鏡子看見自己，感到非常地滿意、歡喜、有自信。可是有一天，他在打扮之後，或者說有一個化妝師來幫他打扮，結果一看，更加地漂亮、莊嚴；因此，當照著鏡子一看見自己的時候，生起的歡喜是比沒有打扮前，還要更加地多倍歡喜。

「妙法莊嚴已，得喜更第一。」同樣地，大乘佛法本來就是萬德莊嚴、功德具足；可是再經過解釋，將它「莊嚴」之後，我們就能夠由此得到歡喜，而這個歡喜是「更第一」。本來大乘佛法功德具足，可是經過菩薩造論的解釋之後，能夠讓我們對於這個法更加地深入、更加地能夠通達。這可以用譬喻來說明。大乘佛法它擺在那個地方，雖然說經有文句，文句裡面有道理；但沒有經過人家解釋，那麼站在大乘法的角度來看，就好像那個千里馬沒有遇到伯樂一樣。雖是千里馬，可是沒有伯樂來賞識牠。也就是說，牠的能力雖是勝過其餘的一切馬，可是沒有人賞識，牠也會不開心、也會鬱悶。那當遇到一個伯樂能夠賞識牠，知道牠的能力，然後讓牠的能力能夠發揮，當然牠就會更加地歡喜。同樣，大乘佛法如果能夠被顯揚的話，當然這個法就更殊勝，是不是？本來就很殊勝，可是法的作用在於要讓人家能夠明瞭真理。法本身的存在，不是說我們今天用石頭、石板刻出這個經文，擺在那邊就可以了；或者說，你用這個很好看的書法寫了一部經，然後擺放在那個地方就可以了；或者說像現代印了一大堆的經，然後這個經還可以印得非常地好看，裝訂得很精美，又用一個寶盒把它放著。不論你把經文印的多莊嚴、收藏的多精美，卻沒有人讀誦、沒有人學習，它就失去存在的意義。

所以要了解，大乘佛法存在的意義，就是要讓眾生修學，經由修學然後幫助眾生能夠入道，乃至悟入諸法真實義。假設能夠這麼做，以大乘佛法本身來講，應當是會更加地歡喜。所以說，今天有人能夠將大乘經解釋，讓它的真實義顯發，當然這種歡喜就會「更第一」。這是偈頌的意思。那底下就是世親菩薩的解釋。

釋文對讀：釋莊嚴妙法

釋曰：

譬如美質加莊，像現在於鏡，則生勝喜。何以故？為有悅故。

菩薩亦爾，莊嚴妙法，義入自心，則生勝喜。何以故？為有聞故。

問：彼法有何功德，須此莊嚴，強欲令他恭敬信受耶？

「譬如美質加莊，像現在於鏡，則生勝喜。」就好像偈頌所說的比喻，一個天生麗質的人，以佳衣裝飾打扮，這個叫「美質加莊」。那麼當他打扮之後，整個相貌樣子顯現在鏡子當

中。這個顯現在鏡子當中是什麼意思呢？就是指這個天生麗質的人，當他打扮之後自己去照鏡子，他的面貌才會顯現於鏡子當中。如果說只是為了讓人家看，當然別人直接就能看得到他的樣子，不需照鏡才看得到他的樣子。現在是指這個天生麗質的人，他本來就滿意於自己天生麗質的樣子，可是再經過被打扮之後，到底打扮之後變成什麼模樣，他自己還不知道；因此當他照鏡子的時候，一看見，更加地有自信，因而就會生起殊勝的歡喜。

「何以故？」為何這樣說呢？

「為有悅故。」這個「悅」字其實本意也是歡喜的樣子，但可以做兩個意思來解。

第一個解。即是說這個人他本身就長得漂亮，那麼他在沒有打扮之前，他只知道自己原本的模樣是如何；當他打扮之後，可能有人幫他化妝、有人幫他弄頭髮、有人幫他擦口紅種種的，往鏡子一看，看見自己的樣子更加好看了，因此起生起殊勝的歡喜，「為有悅」。這個「為有悅」，就是指他本身看見自己的時候，更加地明白自己的資質長得本來就好，現在是好上加好，又更加地有自信。

第二個解。有一句話「女為悅己者容」，今天這個人因為他有心上人，他想要讓他的心上人看見他更加好看、更加美麗的一面。因此當被打扮之後，看到鏡子裡面的自己又更好看了，又能夠讓他的心上人看見之後更加地喜愛他，所以他在此就會先生起殊勝的歡喜。

以上是譬喻，也就是前兩句偈頌「譬如莊美質，臨鏡生勝喜」的解釋。

「菩薩亦爾，莊嚴妙法，義入自心，則生勝喜。」菩薩也是一樣，當菩薩以「莊嚴妙法」來開顯大乘法義，使法義能夠入於自心，便會生起殊勝的歡喜。「莊嚴妙法，義入自心」，就是指解釋、莊嚴這個大乘微妙法，能夠讓這個法義入於自心。菩薩經由這個莊嚴的妙法，而能夠明瞭妙法當中的真實義，這個真實義就能夠入於自心。也就是說，本來我們只是讀經而已，並不明瞭裡面的真實義；可是經過這個被開示、解釋、顯發之後莊嚴的妙法，在聞、思、修之後，就能夠讓真實義入於自心，這個時候就更加地有殊勝的歡喜。

「何以故？」為何這樣說？

「為有聞故。」就是因為有「聞」的緣故。「聞」就是聽聞、多聞、學習的意思。就是說，假設我們只是讀誦經典，只是從字面上去了解它的意思，可能會理解錯誤而不能夠如實了知；可是經過莊嚴的妙法、經過這個妙法被解釋之後，那我們就能夠深入地去了知裡面的真實義。這個就叫「有聞」。即是說本來對於法，我們是不全知道的，可能讀的時候只是明瞭它字面上的意思而已；可是經過莊嚴解釋之後，能夠明瞭它的意趣，這個叫「有聞」——聽聞到、學習到裡面的真實義。

「則生勝喜。」因此發起的歡喜就是更加第一。

或者說，站在法的本身的角度：我作為一個大乘法，本來就是功德莊嚴，現在又被菩薩解釋之後，因而能夠被人家學習、被人家深入了解，並且眾生能夠經由我大乘法，而入諸法真實義、得解脫、得菩提。那當然站在大乘法的角度，就會更加地殊勝歡喜。也可以這麼來解釋。

（以上影音內容第3講）